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第十八回 因女醫竟聯同志 開慶祝待賞中秋

話說那少奶奶，在老太太口中，雖是這個稱呼，其實就是陳膏芝的夫人，年紀已上四十多歲，只生了一位少爺，就是黃禍幾次去拜他的那個。這少爺年輕輕的紈公子，雖不說在家用功讀書，卻也不在外面遊蕩。若是在外面遊蕩，就可從那花柳賭博之場尋他的蹤跡。黃禍早就結交上了，拜他不著，自然會他得到。如此說，既在他府上，黃禍連拜幾次，何以總是不見面？難道故意的拒絕黃禍，不肯相見？這也不然。只為他老翁那膏芝觀察，是個吃鴉片煙的大癮，無冬無夏，總在他太太房內躺著一盞燈，打煙的人，從太太以至姨太太、小姐、丫環們輪流不息。這位少爺，自小兒為老翁歡愛，一直帶在身旁，長到二十幾歲，鴉片煙雖是從來沒有進口，卻也成了一個聞鴉片煙、看鴉片煙的老癮，無日無夜，寸步不肯離那一盞煙燈，比他老翁吃煙的還要利害。那太太也是如此，不過比不少爺略好了些。這日陳膏芝做生日的一天，不比上回老太太做生日，女客到的都是自家姑奶奶、舅太太、乾女兒、乾媳婦們，沒有什麼外人。這些女客，又都在外面聽清音堂名，不愛聽那王老娘的彈唱，所以裡面單剩老太太在房裡同王老娘們消遣。太太就照樣在老爺吃煙的處在伴著兒子，坐著看著。當時老婆子同底下人吵嘴，並未聽見。外面的男客，曉得陳膏芝向來不陪，一到之後，拜過了壽，有的守著吃一碗麵，有的並不停留，也只是一班親戚至交，在廳上打兩桌牌，便飯例酒，沒有什麼，要太太自己照應的事，故此太太更不當心。忽然無緣無故的為了老婆子，受老太太嘔氣，出來就怒衝衝，打發了王老娘們出去，一面喊了那老婆子到自己房門口，問：「是何事？這種沒規沒矩的，吵到老太太耳根子裡，不要仗著今天老爺的壽辰，不好罵你們，到底同那個奴才伴口舌，快些說明白了。」老婆子回道：「方才胡二爺進來，說有個姓黃的客人，要見見少爺，說來過好幾趟，都沒見著，今天理應當著少爺，拜老爺的壽，還有話同少爺講呢。我手里正端著幾碗麵，要送給各位奶奶小姐們。胡二爺來不及的亂推亂擠，就砸了一隻碗，把我的一雙手燙得生疼，衣裳上潑了一身的麵湯。我同他說說，他還不肯認錯，這樣的吵起來。」太太道：「好混帳東西！今天日子上，你們敢砸了我的碗！」那少爺慢吞吞的說道：「娘呀，你莫問他，喊他快滾出去，叫胡升進來，讓我問問看。」老婆子又差了別人，叫了胡升進去。

太太是已經坐上老爺的牀，不復開口。那少爺見了胡升道：「你也太胡塗了，今天什麼人來替老爺拜壽，都是擋駕，有個什麼黃不黃的，要見我？我從來不見客，你難道不曉得？要同老媽子多嘴多舌的，闖下禍來。」胡升便回道：「這位黃老爺，頭裡來過幾遭，說同老爺少爺們有世誼，不是還送過老爺少爺的禮嗎？今天他先是衣帽來，吃了面去，又帶了他的兒子便衣過來，說一定會會少爺。奴才不好到上房裡來，才叫老媽兒代回一聲。她帶理不睬，連跑連走的就撞翻了一碗麵，並沒有碰碎碗哇。」少爺說：「既然沒有碰碎碗，就結了，不要再講這位黃老爺到底是誰？你可留下他的帖子片子？」胡升就從手裡將帖子遞上去，說：「請少爺看呀。」少爺一看，帖子上寫著：「世愚姪黃禍，率子福頓首拜。」另外來了一張黃禍的名片，上面寫個三個小字，是「世愚弟」，看了說道：「我們村上全是姓黃的人，多世誼年誼，也認不了，什麼福呀禍呀，在人家做喜慶吉利事的日子，來歪纏不清，請他快些去罷。你們為著他，已經吵嘴，我若見他，還要惹禍呢。」胡升笑道：「我原說這人怎樣取名字，取個禍字，不曉得他還是闖禍的禍字呢，那倒稀奇古怪。這種人，少爺快點不要見他，讓奴才回絕了他，叫他以後不許上門。」少爺道：「這也不必，他那兒子幾歲光景了？」胡升道：「有十五六歲的光景。」說著少爺打了一個呵欠。

胡升垂手站了一會，便退出來，把黃禍的名帖子，一概還他，同他說道：「你就叫個黃禍罷了。」黃禍乍聽不懂。胡升又道：「怎麼就這樣歡喜闖禍，把名字起出這個字來，碰著你也是活該，險些叫我在上頭就鬧亂子。你同你的相公快快請罷，上頭上好的做壽，不要討沒趣了。」黃禍這才悟到他的名字不吉利，沒得話說，心裡懊惱不該在今日再三要見，倒弄蹊蹺了，皺著眉毛，無精打采的。等胡升走過去，他還踱到打牌的桌子邊背著手看人打牌。內中有個人問道：「你近來同大頭蒼蠅似的鑽來鑽去，謀學堂的事、謀巡警局裡的事，到底成功了沒有？」黃禍也不響，看了看走開來，同他兒子悄悄的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王老娘們，在老太太房裡跟太太出來之後，走到女廳上，被一班女客們留住，叫她也說一段書，唱幾只彈詞。那女客當中聽了聽就有的說：「這些無非是勸人的話，你們可會唱劉香寶卷呀？」回說：「不會。我們唱的，都是這些勸世良言。」有個姑奶奶便問：「既然是勸世的，怎麼又不說忠孝節義，不說陰鷲報應，只說勸人放腳、勸人唸書？又只說女人要同男人一樣做事？這些都乏味得很。」有個孫小姐便道：「女人唸書是有用的，《鏡花緣》上不是說武則天開科考女狀元嗎？」有個舅太太道：「不錯，但沒有講考女狀元的是大腳呀。」又有一位姑奶奶道：「女人若要同男人一樣做事，可就不放腳不行。如今我們這兒，倒是幾個丫環，年紀又輕，腳是天生沒有裹，快些念起書來，保不定將來也可中個女狀元。」孫小姐道：「考女狀元的事，千古希逢，只怕《鏡花緣》說的，也靠不住。」丫環們道：「就是有這回事，我們那裡來的福氣？」

內中卻有一個丫環，是陳太太乾媳婦身邊的，名叫櫻兒，相貌長得粗光蕩，年紀不過十六七，已替她許了人家，她說：「福氣原是注定的，運氣也不可碰，若是有這回事，我倒要念幾年書，去碰碰看呢。」大家都笑她說得有趣。頭先的那位姑奶奶，對著王老娘們又說道：「這些玩意話，都不用講，只看這些丫頭都是大腳，也都同小使們的一樣做事，可有什麼好處？再看你們，也是大腳，怎麼識了字，記了這些話，老到如此，還只做個女先兒，弄兩個錢餬口？我就替你們可惜了。」王老娘們一齊回道：「我們正為曉得這個道理遲了，各事來不及，不必再提。這些姐兒們，若還是好好的念起書來，有人肯提拔些，何至於就當了梅香使女服侍諸位奶奶小姐呢？」那姑奶奶道：「話也不錯，我們做奶奶、小姐的，十個倒有九個小腳。小腳當中，也有會寫字做詩，稱為才女的，終久不能學男子漢出頭露面。難道不包這雙腳，要充男人麼？」那櫻兒在旁邊又說道：「我常看我家小小姐裹腳的那種苦楚，能夠不包也好。」她主人啐了他一口，說：「像你做大腳丫頭去？」櫻兒無言退下。

後頭的那位姑奶奶道：「講女人有用無用呢，原不在乎腳大腳小，當真的武則天考女狀元的那句話，也不曉得這位女狀元腳是裝的呢，是真真小的。我聽見從前林文忠公的夫人，能夠替文忠公在軍勞中籌兵籌餉、辦奏折、辦文案。文忠公倒反事事倚仗她。只從沒聽見他這位夫人，是個大腳婆。可見有用的，不在乎腳大腳小，沒用的，就是大腳，只好做做丫頭老婆子。像我們這雙腳，又不大，又不小，只會坐在房裡吃飯，靠著祖宗福蔭，做了奶奶、小姐，一無用場，才算慚愧呢，真不如放掉腳，也去當個丫頭老媽子罷。」大家話說了半天，各自散去不提。

王老娘們回家，說其大概。過了一晌那陳家的老太太，又叫人在街上喊了王老娘們過去，說：「近來很沒有消悶的法子，我這咳痰喘越發的重了，你們在外面可有什麼單方？」曹新姑瞞著王老娘道：「聞得衙門裡張先生家，有個女親眷會醫，可薦進來診一診脈麼？」老太太道：「我也聽見說，此人還是行的外國醫法，住在那兒，你們認識她，何不就叫了來替我看看？」王老娘道：「使得，她就住在張先生家，我去說明，請老太太打發一肩轎子去接她，必定來的。」回來告知黃繡球。黃繡球又告知畢太太，並同畢太太商議道：「此去就乘機把我與王老娘們的事，揭開來說了也不要緊，我想陳家那些親眷裡頭的女人，很有可以勸化的，借她一條路，我們走上去，豈不甚好？」

次日畢太太到了陳家，王老娘、曹新姑做了陪伴，看病敘話不用細表。果然乘機而進，把自己的來歷同王老娘們的來歷，以及黃通理、黃繡球的事情，簡簡括括，說個明白。那老太太聽得眉花眼笑，道：「姓黃的原是我們村上一個大族，當初有個什麼黃唐黃虞的，都享了太平年代，他家是單名相傳，後來又有幾個叫黃圖、黃書、黃河、黃海，無不門楣赫赫，聲勢隆隆，人丁茂盛到極處，財產富饒到極處，出的人才也文秀到極處。這是在我們以前的老輩，多曉得的。到了我們這一輩，就衰落了。如今後輩子，只知道說起他家的黃石公，是避穀成仙；黃道周是殺身殉難，其餘的什麼黃童黃香，當作典故，那個知道他家世源流？不說在我們村上，便合起天下的人家，也算數一數二。難得他現在的子孫，還有這樣一個黃通理同他的堂客黃繡球，肯這樣做人做事，我真老悖

得很，沒有聽見講起。」隨即叫房裡的丫環去請孫少爺來，吩咐：「去問你父親，可曉得這黃通理的人？」孫少爺見說：「前天父親生日，倒有個黃禍同他兒子黃福來拜壽，不曉得什麼黃通理，讓我去問問父親。」

去後，畢太太接著道：「說起這黃禍，話又長了。」便又將黃通理家先後同黃禍糾葛的事，約略一談。老太太道：「這麼說，黃禍又是個壞人。可恨黃家的子孫，就敗到如此！我也不懂什麼辦學堂、開女學的道理，想來總是有好處，沒壞處的。我那兒子、兒媳婦、孫子，成年的埋在鴉片煙堆裡，名說捐個官，也不去做，定了孫媳婦也不討，外頭的天掉下來、地坍下去，他們總不問信。有幾家卻是在外頭做官，或是在家裡納福，只是借了功名福貴，搜刮錢財，不要講不肯替國家辦事，連自己的兒孫都不肯培植。我也常常的和我兒子講，無奈他仗著是道台大人了，把我老娘的話也不過一過耳朵。我這幾年的毛病，一半也因此而得。我是老了，早晚眼睛一閉，兩隻腳一直，管他媽的。」畢太太見這老太太說話爽直，索性安慰一番，又恭維一番，帶恭維帶激動的又解說了一番，然後歸到看病的事，給了藥方，同王老娘們辭出。

自此畢太太的醫道學問、王老娘們的住處原由，同黃氏夫婦所做的事，漸漸的傳揚出來。因此及彼，就來往的人家很忙。黃繡球也不叫王老娘們裝作女先兒，竟其叫她們到那修改的女學堂裡先開了個演說會。那時陳老太太已捐助了二百千的經費，各家奶奶、小姐們合著總數，也得上三五百千。復華的存款，半是外國金洋，一時兌換不出，倒反留住未用。拿這五六百千，刻書本子、刻章程，忙忙碌碌。合起贊助的人，先是嫌少，到此時那黃通理的同志在外另算，單算黃繡球的同志，也有了七八位，一位就是陳老太太，還有一位李太史的夫人，一位胡孝廉的夫人，兩位吳家的小姐，其餘兩位是生意人家的奶奶：一位叫徐進明，一位叫文毓賢。吳家兩位小姐：一位叫吳淑英，一位叫吳淑美。吳孝廉的夫人，叫胡進歐。李太史的夫人，叫李振中。其中除了陳老太太，年紀是文毓賢最大，文明知識，也是文毓賢最多。第二李振中，第三徐進明，第四胡進歐。淑英淑美，年紀都只在十五六歲。這胡進歐，就是在陳老太太家，講不如放掉腳，去當丫頭老媽子的這位姑奶奶。餘下的，便是由陳老太太同胡進歐牽連出來，與黃繡球畢太太時常往還，既捐了錢交給黃繡球辦事，大家都興頭頭的，要像王老娘們跟著黃繡球早晚受教。黃繡球應付不下，分托了畢太太。畢太太見識雖高，學問不足，也更應付不了。無非多是黃通理從中幫著。

看看將近八月半，前幾天，黃繡球對畢太太道：「家塾的事，讓通理同張先生們去料理開學，我們這女學堂，約齊同志，先開個慶祝會，帶著算中秋賞月，取個團圓不缺之意。」這一天，就請各人把各人的意思見解，略為說個頭緒，以後便揀定日子，也開起學來。章程發出去，報名的倒也過了額子，好在是些女孩子們多收幾名不妨。黃通理聽見說道：「家塾日期已定了九月初一，女學堂可以同在同一天，這日子也須先貼出去，把額子止住，不然還有半個月，報名的太多，那學堂太小，人手又不多，你同畢大嫂子，怕的臨時為難。陳老太太、王老娘年紀大了，其餘的，只有文毓賢還可派作分教習。事情是初次試辦，不要太嘈雜為妙。」畢太太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」當下黃通理就敘起一張知單，上面寫道：

擇其九月初一日，女學堂開學，先期於八月十五日，開慶祝會，並賞團圓佳節。潔治菲筵，奉屈同志。

以下幾行寫的名字是：

陳老太太

文太太毓賢

胡太太進歐

李太太振中

吳小姐淑英

徐太太進明

吳小姐淑美

共是七位。底下寫的是「黃繡球、畢去柔同訂」。寫好了，黃繡球道：「女學堂也要有個名目，我們一直不曾想到，想想看擬兩個什麼字？」黃通理道：「果然沒有想到，可見事情初創，漏洞必多，須得細細補救。我們這女學堂，本是城西覺迷庵改的，就叫做城西女學堂罷。」畢太太道：「前回稟請改辦這個學堂的話，可曾定了名字？要問問張先生。」黃通理道：「稟稿我看過的，只說改辦，沒有定名。」於是將知單重寫一副，叫人發出。後事如何，又要看下回了。